

## 極樂殯儀館

「好冷。似乎要刺透骨子裡的冷。」陽光尚未刺透的清晨。

雖脫離了太陽旗的統治，但太陽依然會升起，我們仍按表操課地日復一日。大家鬧烘烘地在早飯廳議論著阿芬的不告而別。我拄著下巴，專心嚼著無味的地瓜葉，與周遭似乎與世隔絕；但畢竟人耳無法自動收合、遇到那些無法接受的零零總總也沒辦法和眼珠子一樣視而不見。

「我們不是每天都在告別嗎？」心想，喝下最後一口菜湯。也是索然無味。死白的慘淡。

人們常在無法彌補時，只能透過幻想或諂媚來安自己的虧欠之心。經常燒著大把大把的金紙，卻在生前沒陪過一頓真心的晚飯。取叫極樂也是。但我其實已經厭倦思考或辯解這些了，除了把自己累死以外好像也沒別的可能。專心做好每天的柴米油鹽就已疲憊不已。

只是最近的忙碌實在有點過頭。

大概半年前吧，那時才剛來，即隱隱約約地感受到有些地方似乎不對勁。但又說不出口是何等的怪異。只是為何會如此規律地、在七點左右就剛好送進來呢。

每一天。都是。

「那個時辰是被下了咒嗎……」用乾淨的毛巾擦拭著蒼白的大體。眉頭間皺著困惑。我盯著那一張張了無生氣的臉龐，總覺得牠們這些七點鐘被送進來的，長得都好像。我指的不是高矮胖瘦那類的相仿，而是感到一股遺憾、又有些無奈，或者是忿然……。從前，我也都認為每張死人臉長得都一樣；但這一年來，因為見到那不計其數、形形色色的人們，或許真能從那嘴角的皺紋、或是踝邊的傷痕裡，默默地分辨出因病或含冤地離去，有著何等的差異。

「好像想說些什麼，又說不出口。」我想。如果牠們能回答就好了。

好想問個明白。但人會說真話嗎？

我是指那些，活著的人。

雖然這麼想，但仍停在唇邊從未嘔出。「耀善，你要記住啊。」母親虛弱的聲音回響在耳邊——「只要不關你的事情，就不要多管閒事。」她那雙哭腫的雙眼清晰、恐懼地烙在腦中。或許恐懼來自於那些穿著軍服、繃著臉、又說著一口外省腔的人們吧。空氣總是寒冷的，好像非得要把一切都刺穿開來。

「恐懼真是主掌人心的最佳利器。」只在心頭喃喃。

照例的被推進來了。今天也特別多，二十三個。我想起阿芬，昨天她就是在這時候發瘋的。她尖銳的哭聲打破整個停屍間的死寂，緊緊握著那位被推進來的那個人。相當年輕、應該不超過二十五歲。而阿芬平時那張最叫人癡迷的臉頰，瞬間和那根斷氣的指頭一樣慘白。

「聽說是她的三弟。」

「阿芬上台北後，好像就和嘉義老家沒什麼聯絡。」

議論的耳語嗡嗡作響。其實我真不太愛聽的，只是人耳畢竟沒辦法收合。今天阿芬就沒來上班了。或許是再也不來了。

「動作快點！」那身穿軍服的老男人突然大聲喝斥，打斷了思緒。我換上應有的公事表情，提著桶子和濕毛巾快步向前。或許就是有這種人，現在的人們才會什麼都不敢問吧。和母親一樣。

「打擾了，現在幫您潔身——」剎那，我倏然停下。

手中毛巾無聲地落在冷冰的地板上。雙手的顫抖止不住。我直直瞪著那躺在我面前的男人，並且花盡全身的力氣來抑止震驚、說服自己——那個男人、並不是那張相片裡頭站在母親身旁的人、那個溫柔的挽著她的手的男人……

「不是、不是！」我狠狠咬著下唇，血絲滲破皮肉。自我懂事以來就沒見過父親了。我閉上眼，在黑暗裏望向母親那哭腫的眼睛，那雙疲倦和恐懼交雜的眼睛。我從來都不曾問過、也不敢問——但是、但是——

好想問個明白。但人會說真話嗎？

我是指那些，活著的人。

淚水蠢蠢欲動地在眼眶打轉。我想起阿芬握著那根已斷氣的指頭。

「耀善，你要記住啊。」這時母親虛弱的聲音再度回響在耳邊——

「不要多管閒事。」

---

<sup>1</sup> 極樂殯儀館，於 1949 年由日治時期臺北市役所經營的公營葬儀堂改建，為白色恐怖時期主要處理被槍決的政治犯大體之葬儀單位。原址位於林森公園新生北路二段與南京東立一段交接口處（今臺北市新生北路二段 28 巷）。